

很小很小的死亡

◆ 林儀芸

「戴套，不接吻，房間錢A A。」

小瑤在旅館外，抽著菸，清淡地對著眼前這位有點害羞的大男孩說。男孩說了他的名字，但她下一秒就忘了。兩人無語地走入陰暗的大廳，推開慘白的房間門。一人先洗澡，另一人躺在床上看著電視，等到小瑤穿著浴袍躺在男孩身旁，男孩早已藏不住興奮，對著她一陣猛親，她則腦中一片空白，思緒飄到很遠的地方。

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讓自己進入這個模式，這樣很好。專注在身體，其他東西變得很輕盈。小瑤甜甜地叫，沉浸在歡愉裡。感覺到自己要到了，準備迎接那美好的瞬間，肌肉開始縮緊，欲仙欲死，酥酥麻麻的感覺，像電流一樣的竄上了她的大腦。

「妹妹，你尬意幼齒欸哦？」

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聲音硬生生把快感消滅，她嚇了一大跳，半裸的她一回頭看見了剛走不到二十四小時的爸爸出現在眼前，半透明，一副隨性又討人厭的模樣，大刺刺地開腿，半臥在那張鐵灰色單人沙發上。

「慫爸還死不到一天，你就去偷這個查埔休幹？攏袂見笑！」老爸發出嘲諷的笑聲。

小瑤立即中斷了這場性愛。男孩看著嚇壞的她，不解的問她怎麼了，她瞪大眼睛，指了指老爸。男孩回頭望著那張椅子，滿臉困惑。

這一切一定都是幻覺，她說服自己，但第一件事情是把衣服穿好。

「我又不是你老婆，不然要替你守寡嗎？」她惡狠狠地瞪著死掉的老爸，一瞬間，全都乾掉了。

*

好熱。客廳一直都沒有裝冷氣，小瑤煩躁地站三七步，不甘願地拿著那根長長的魂幡，上頭掛著一件老爸生前穿的薄吊嘎，汗水都已經發黃，令人作嘔。法師碎唸一些聽不懂的咒語，她則在心中咒罵，工作都做不完了，還為了這場喪事請了一週的假。

所有人都很清醒地在哭，她流了一身臭汗，三七步站著等儀式結束。招魂的意義是由於一切來得太突然，死者不知道自己死掉了，用熟悉衣服的氣味與親人的呼喊，把魂招回來，免得死者在外頭逗留，找不到回家的路。老爸生前就已經整天黏在這個破洞沙發上了，也死在沙發上，不可能不知道怎麼回家吧。故

意選在七月心肌梗塞，是逼她回家的手段，連死都要死得那麼自私。

不過，她是真的回來了。穿著一襲鮮紅色的緊身蕾絲洋裝，拖著巨大的銀色亮片的行李箱，喀啦喀啦的輪子轉在磚頭路上，汗水浸溼了衣服，每次回來都是一身燥。早上九點出現在老家門口，親戚們嚇了一大跳，逼著她去換上黑衣黑褲，至少低調一點。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時辰到了，只好任由小瑤滿身血紅地，喊著爸爸的名字。

「現在要擲筊問爸爸，問阿彬回來了沒有喔。」

連續好幾個人頭，到了第八次，法師平靜地說要再跟親戚們集氣、團結一心，真心希望爸爸回來好不好。她汗水滴滴地流，親戚們開始竊竊私語，一定是剛剛儀式哪裡做不好，一定是她不孝不誠心，這麼久都沒回來，連老爸都不想認了。老婆死得早已經很可憐了，連女兒都離家出走。那些耳語對她而言沒有傷害，小瑤只想趕快結束這一切。銅板在咬她的手，砸到地上時眼看就是兩個人頭，趕緊偷偷用腳趾頭輕輕一勾——人頭及十元。啊，阿彬回來了。大家喜出望外，淚水瞬間又流了下來，準備接下來更長更繁雜的儀式。

她瞪著騙來的聖筊，心中毫無罪惡感。

十幾年前，她曾經也在這個如烤爐一樣的客廳，盼望這兩個銅板。她跟老爸閒來無事就坐在客廳看著電視，風扇微弱地吹，每當維大力的廣告跳出來，老外講著義大利、維大力，他們咯咯地笑，她吵著要喝電視中「臺灣人的汽水」。爸爸若心情好便會在沙發縫隙撈一撈，通常是一無所獲，只好從錢包掏出二十

元給她，剛好可以買一瓶鐵鋁罐維大力。小瑤於是拿著一蹦一跳地下了樓，內心彷彿擁有寶藏。在巷口的雜貨店，從冰櫃拿起了一瓶冰鎮的鐵鋁罐，心裡也在冒泡，腦中響起金黃色的廣告，喊著「水啦」。

當她捧著冒水珠的飲料跳回家，老爸命令她拿一個杯子來裝滿「滿滿」的冰塊，大方說，小孩喝冰的才爽。他呢，就喝剩下的吧。把閃閃發亮的液體，豪邁地倒在她的鐵杯裡——可是裝滿冰塊的水杯，怎麼還有空隙放飲料？仍珍惜她被分配到的維大力，每一次喝都是一小口，深怕太快喝完，導致最後只剩下一坨稀稀的冰塊水，爸爸則把剩下的維大力一飲而盡。Is it good to drink？爸爸會模仿著老外口音，她笑得很開心。水啦。

就在這個客廳，父女倆靠著一瓶二十元的維大力，過了一整個漫長的溽暑。

她甩頭，把這個難得一見與老爸的回憶拋在後面，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跟其他人一樣，在喪禮上哀悼老爸。不情願地捧著爸爸的魂及一對金童玉女，慢慢駛向靈堂。小瑤覺得膝蓋上的爸爸好重，法師再三提醒記得問有沒有跟上。來，跟著我喊，「爸，過橋了。」

以爸爸老愛喝醉迷路的個性，他一定沒有跟上。

終於安置至小小的靈堂裡的小小的一格，親戚們圍在那個笑得很燦爛的老爸照片面前，哭得很悲傷。記憶中，老爸的確老是這樣笑出魚尾紋。愛笑運氣不會差，可是老爸總笑笑地就把錢給輸掉了，他的口頭禪是明天會更好，繼續那個死樣子，叨菸喝酒簽六合彩。

輸錢的時候，愛笑的爸爸會跟著酒精，笑得更大聲，酒瓶哐唧唧地與他一起顫抖。小小瑤會躲在房

間，外頭咆哮似的笑割著她。等到爸爸在廁所吐完，她才會慢慢靠近，蹲在他身旁，輕輕拍著他的背。吐完的他會比較清醒，苦笑著跟小瑤說，阿爸明天就好了，不要變成阿爸這樣喔。隔天繼續賭、繼續喝、繼續吐。

若贏了，不只有維大力，老爸還會牽她的手去麥當勞。她每一次都好想要吃快樂兒童餐，但爸爸只會讓她點薯條，自己點一份大麥克全餐。她望著其他小孩有酷炫的玩具，心中羨慕，但她什麼都不會說，因為已經比輸錢在家的時刻好太多了。他們會用套餐飲料上的杯子水珠洗手，抹在對方身上。

法師指示大家可以去買爸爸生前愛吃愛喝的來祭拜，她假藉去買麥當勞一溜煙跑走了，卻無處可去，閒來無事。摺蓮花、唸經或祭拜，都只是讓生者有事可做，忘記悲傷罷了。但她跟其他人不一樣，毫無傷感，現在必須找一個有冷氣的房間，找一個人消磨這無止境的守喪。

於是，打開交友軟體，隨便一滑，暑假蠢蠢欲動的學生很多，在便利商店坐了十分鐘，便有一個大男孩騎著車，載她去旅館。結果卻在旅館裡遇見剛死掉的老爸，真巧。

「妹妹，你已經二十二歲了，怎會恰這款查埔——」爸爸一臉鄙夷地搖頭，仍死死地（雖然他也真的死了）坐在角落，沒有要離開。

小瑤裝作鎮定，她肯定是太早起床了，才會幻想出爸爸的鬼魂。她迅速地把剩下的衣服穿好。跟男孩說聲抱歉，不理會爸爸在後面的喊叫，轉身離開。

當年也是這樣一聲不響地逃家，老爸那時候可是一點都不在乎，繼續在家裡呼呼大睡。

高中時期，打工至深夜回家，只見爸爸融化在沙發上，打著震耳欲聾的呼聲，整個屋子有一種放太久的感覺，像夏天腐爛在客廳裡。小瑤故意很大力的開門，砰砰砰地走到客廳，捏著老爸的鼻子，暫時停止鼾聲，過沒多久繼續打雷。呼聲跟臭味穿過她的門縫，她到現在都還可以感受到那股青綠色的酒味迅速黏到她肌膚上的噁心感。她早上出門，老爸會迷茫地笑，口臭毒死人，「妹妹，起床啦？」上上下下打量她，眼睛裡還有昨天的酒精。「哎唷，著遮虛花喔，欲去佗位啊？」「查某囤飼大就袂愛恁爸啊，規工七早八早就去揣查埔。」她的確是要去找當時的男友阿哲，老爸不喜歡阿哲，說他身上散發廚房怪味，殊不知最臭的是他自己。阿哲長她個幾歲，兩人在打工的地方認識，是個廚子，身上有蝦醬空心菜的味道，但小瑤正最喜歡吃泰式料理。

現在，小瑤正在大噓另一個可口的法餐，治喪的第二天，悠哉地晃在一個金髮老師身上，她這次記得他叫查理，法英混血。小瑤發現她可以很輕易地就在這種人與人不需要語言的交流裡忘記很多事情，回歸最原始最獸性的模樣，不用掏心掏肺聊天，不用客氣問最近好不好，不用裝作很難過或不在乎，上床是最適合需要平靜自處的守喪時期的活動了。只要身體還在就好，靈魂不在，身體反而可以很輕易地就達到高潮——

「阿兜仔不錯。」

「靠。」小瑤跌落至床下，拿著棉被遮住自己，氣憤地在發抖。第二次，在她快要達到高潮的那一刻，老爸的鬼魂再度地出現在眼前，他慵懶地躺在窗戶旁，饒富興致地看著查理。

「你放心，恁爸什麼都沒看到。」他一臉無奈，「但無習慣每擺出現妳攏在床上啦。妳可以檢討一下嗎？」

Are you ok? 查理擔憂地詢問，她隨便打發一個理由叫查理離開房間。只剩下一人一鬼乾瞪眼，小瑤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幻影」，望著似乎已經許久沒見的老爸，不知道從何開口。

老爸破了冰，說了第一句話，「他怎麼沒有問妳，is it good to drink?」

全世界大概只有她老爸在「撞見」女兒的性愛後，還能跟她談笑風生，她冷冷地回，「你到底來幹嘛？」

「好像迷路了。」「你可以不用趁這個時候來，你是故意的吧？」「我不是，沒有一個阿爸會想看女兒做這種事情的。」

這是她第一次很認真看著老爸死掉的模樣，她前幾天會刻意不去看遺體，但現在盯著「活過來」的老爸，老爸的身影有些滄桑，髮線似乎更後退，比上一次她見到他，似乎衰老了一輩子。

但對這種不負責任又自私的男人沒什麼好哀悼的，更何況又是一個在死後還來搗亂的討厭鬼。如果她不小心顯露出哀傷，老爸一定會得意洋洋地說：「妹妹還是很想我的啊。」

小瑤隔天忿忿地摺著紙蓮花，黃紙被她凹得破破爛爛，老爸從來就不喜歡她跟男生廝混，更不樂見她在民俗節慶亂來，所以才會故意出現——也許別的女兒會乖乖待著，暫時禁慾一段時間。但小瑤不一樣，越是整她，她越故意氣給他看。她把摺壞的紙蓮花揉成一團，手機訊息跳出，一名網友說想約，她大方答

應。三十歲，工程師，剪裁適中的油頭，開著進口車，車子裡有新皮的味道。這種中規中矩的人最適合一夜情了。他們一路暢通地駛入汽車旅館。

一進房，工程師把所有的櫃子都打開，開始檢查床底下跟桌底。

「你在幹嘛？」

「找保險套啊。」他理所當然地說：「很多人會不小心掉了幾個。」

「樓下有販賣機。」

「旅館的保險套都會貴五十塊。」他神情驕傲。兩人沉默了一陣子，對方繼續在旅館東翻西找。

「茶包是天仁茗茶的。你要不要幾包？你不要的話我要帶回家。」

小瑤不可置信，對方此時真的找到了一個遺留下來的保險套——但如果現在離開房間，必須面對的是死氣沉沉的守夜，還不如打一個免費的砲。

工程師小氣歸小氣，技術不差，前戲做足，她輕鬆高潮，但這次一直到全部結束，對方去洗澡，老爸才忽然出聲。

「你在這裡很久了？」她瞪著老爸。

「沒看到什麼，你以為我想看我女兒——」

「不想看就不要出現。」

「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工程師從浴室走出來，「你在跟誰說話？」

「沒事。」

他一臉狐疑，「你是不是要仙人跳啊？我沒有錢也沒有老婆喔。」

小瑤懶得解釋，但工程師一口咬定她心虛，氣急敗壞將她壓至床上，口出惡言威脅她。小瑤覺得自己真衰，打炮遇到死掉老爸就算了，還遇到人世間的神經病，老爸的幽魂卻在此時跳了起來，對他揮舞雙拳，「妳掠做供妳真驚哦？恁爸查某ㄟ按呢乎妳糟躋是否？」

「這是我的事情，你不要吵。」小瑤一怒之下對他吼道。

「妳、妳在跟誰說話？」工程師朝她的目光回頭望，倒抽一口氣，字句都顫抖了起來。

「現在才會怕。」爸爸冷哼了一聲，轉頭跟小瑤說：「妹妹，妳怎麼看查埔就是不行呢？妳之前不聽恁爸勸，跑去那個廚師家——」

她冷吼，語氣尖銳地像刺，「你活著的時候根本不管我死活，怎麼死掉就忽然雞婆起來了？」

工程師見到對空氣亂吼的小瑤，嚇得屁滾尿流，爬出房間。小瑤不願意正眼看爸爸，爸爸狡辯著很在乎小瑤啊，那次發燒他不是帶她掛急診嗎？不是有買珍珠項鍊給小瑤嗎？還有，該不會他有一次走了整整三公里，就為了幫小瑤買一本參考書，小瑤還記得嗎——

「早就忘了。」

忽然一陣門鈴響起，是工程師，畏畏縮縮，「我——我的茶包還沒拿，還有牙刷。」

她把備品跟茶包丟在對方身上，一回頭卻發現老爸消失了。

為什麼只有性行為時會看見老爸？她坐在床上苦思許久，唯一想到是曾在雜誌上看過，性高潮類似瀕臨死亡，法文的高潮叫做「小小的死亡」，會有好幾秒是失去記憶。可能是在那幾秒之間，她太快樂以至於「離開人間」，才會看見同樣死掉的爸爸。

她該不會為了老爸，一輩子都不能有高潮了吧？

不想待在這個「靈異」的房間了，深夜回到靈堂，守夜的親戚們看到她恍恍惚惚，毫無血色，個個都嚇傻。姑姑一臉篤定地說是被惡鬼纏身，給她一個紅包裝，請她收在身上，這樣其他走失的鬼魂就不會跟著她了。等到告別式結束後一定要丟掉喔。她愣愣地接過紅包裝，一個簡單的喪禮要收起來、要記起來或要遺忘的事項好多。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跟姑姑開口，見到的正是她弟弟，不是什麼孤魂野鬼。

捏著姑姑給的避邪紅包，心想如果裡面有錢的話，爸爸做鬼也會把這個紅包拿走，就跟當初把媽媽的錢拿走一樣。

對母親沒有印象。可是升上國中的第一天，外婆含著淚，將一個紅包遞給她，裡面有厚厚一疊鈔票，說是媽媽留下來的。「保命錢喔。要好好留著，才會平安長大。」

手尾錢是往生者對於生者的祝福，那是媽媽對小瑤的愛，要好好把它們傳承下去才行。可以把它們給子子孫孫，這樣會榮華富貴、平安健康。小瑤把這溫柔的話跟紅包，放在床底下的漂亮木盒裡。

幾年後，打工完回家，她發現房間被動過了。果然。媽媽的手尾錢不見了，她的心一沉——她質問著

慵懶地躺在沙發上的老爸。

他搔頭傻笑，「不小心花掉了，之後再還妳。」

「你拿去賭了。」她咬牙切齒。

「幹，慫爸去繳妳的學費啦。」

「把錢還來。」

她氣得發抖，但爸爸一副沒什麼關係的樣子。他總是不在意，而她永遠只能自行縫補碎掉的心。例如他答應要去國中畢業典禮，結果早上喝倒在路邊；例如，在她生日當天，蠻不在乎地把外婆送她的金項鍊拿去典當，回來還若無其事地買了一個夜市的項鍊，當作「回禮」；又或是，他會醉醺醺地跑到她打工的地方要錢，之後會意思意思幫她買宵夜（麥當勞小薯）。

每一次都無聲削掉她心臟的一小塊後，他總敷衍地道歉，彷彿是在幫她辦一場小型的喪禮，自以為能彌補，卻不曉得她早已麻木。菸酒賭的廢物老爸，如吸血鬼一樣攀附著她的人生，連媽媽的手尾錢都可以拿走。她漸漸學會如何在空洞中存活，死而不僵。畢竟當她經歷過很多次，很小很小的死亡後，早就不會痛了。

所以當天當爸爸又喝醉，她翻找他房間裡的一些鈔票，全部拿走，快速打包，溜到男友阿哲家裡，就這樣待了下來，心中一點波瀾也沒有。過了幾週，老爸跑來他們的餐廳找離家出走的女兒。小瑤看著醉醺醺的老爸，不知道是該悲哀還是同情。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錢？」

老爸的眼神攪和酒精，第一句話劈頭就是問錢在哪，以為早已無所謂，但她忽然有一種被車子輾過的感覺。語氣淡得像在說別人的事，「那又怎樣？」

「你拿恁爸的錢養這款查埔？」老爸恨恨地指著阿哲，打著隔，走得搖搖晃晃。下一秒嘩啦啦吐了一地，小瑤平靜望著一個對她而言像是陌生人的中年男子，蹲在自己的嘔吐物裡。老爸像做錯事的孩子，狼狽又尷尬地笑。笑著笑著，倏忽哭了起來，聽起來像有人悶住他的喉嚨發出的低聲嗚咽。

「妹妹，妳欲來轉無？」老爸勉強地站了起來，眼神閃過難得的認真，望向她，「咱去食麥當勞。」在黑漆漆的夜裡，依舊清晰可見爸爸的淚珠。又想要用同情的招數讓她回頭，這次，她不會上當。心如鋼鐵，轉身離開。那年她十七歲。後來考上臺北的學校，北上之後，就此沒有返家。

整整四年，爸爸唯一來臺北的一次是大三的冷冬。約好一起跨年的大學男友劈腿，但她一天打兩份工，沒餘力傷心。工作到一半時，手機螢幕爸爸訊息捎來：我在臺北，見個面？小瑤愣在原地，沒有回覆。那一天她送錯了五份餐點。等到下班後，爸爸又傳來一封訊息：我要搭火車回去了。放一個東西在臺北車站的置物櫃，給你的，記得拿。櫃號是五，密碼是八九三〇〇。騎車到了捷運站，站務人員一臉疑惑，捷運站的置物櫃有一百多個，加上地下街、火車站或其他廠商的置物空間，恐怕有上千個。你說的是哪一個？

小瑤恍惚地回家，隔一天，請了假，心緊捏著那串密碼，尋找櫃位五號的每一個置物櫃。在北車大迷

宮彎彎繞繞，迷路在許多英文字母的出口裡。

終於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輸入成功。她心跳快速，打開置物箱，迎面而來的是一大疊厚厚的紙，通通灑落一地，剎那滿地都是彩色DM，她蹲下來，撿起，是上百張的麥當勞的折價券。瞪著DM上的漢堡薯條，薯條上面有一些醜陋的字跡：之前欠你的錢用這些還，記得你很愛吃麥當勞。

手上那疊厚厚的，不知道哪裡來的折價券忽然很沉重。瞥見有效日期是今年年底，剩下五天。

＊

爸爸沒有再傳訊息來，說不定他連她畢業了都不曉得。直到畢業一年後的夏天，姑姑啼哭的電話硬生生逼她回到南部，是真的沒有任何感覺了，甚至跟同事說只是回老家辦一些公事，心如止水，彷彿停止運作後，就不知道如何重啟。

沒有感情的機器只渴望在守喪期打發一些時間，好好享受性愛，老爸生前沒有參加她的活動，不需要在死後的性生活才有老爸的參與。喪禮的準備期還很長，小瑤這次將姑姑給的避邪紅包放在口袋，準備趕走總是在高潮時出現的鬼魂。她篤定有紅包就再也不會有一個死掉的老頭來干擾。

但萬萬沒想到，紅包沒用，老爸依舊面不改色地坐在梳妝臺上，一如既往地對她的男伴嘲笑一番，小瑤面紅耳赤，這死老頭是什麼死皮賴臉、打不死的蟑螂？怎麼那麼陰魂不散？

當她的砲友去洗澡，爸爸理所當然地看著她說：「我看妳整天在這裡賴賴趕，還不如多燒點錢給

我。」

小瑤僵在床上，十七歲那年逃家，卻還是逃不了當提款機女兒？她冷吼出尖酸刻薄的刺，多年的委屈一次倒了出來，當初把媽媽的手尾錢花掉，給我那什麼麥當勞破垃圾，現在還來討紙錢？可不可以放過我？

老爸愣在原地，靜靜地聽完後，又使出他最會的招數。哎呦，我滾耍笑。你不要當真啦，妹妹。能見到你我就很開心了。啊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啊，我也不想啊。明天頭七，我回家看看你後，就不再來吵你了。好無？

頭七的儀式跟細節很多，前一天晚上十一點，往生者會跟著牛頭馬面回家看看最後一眼，接著頭也不回地投胎去了。大家準備了滿桌盛宴迎接著，屏息等待著子時的到來，把每一個小動作都放大來看。一隻蛾貼在窗上，那是他嗎？還是他其實藏在被風吹得輕飄的窗簾裡？在地上撒上痂子粉，據說有腳印就代表老爸回來。看著這麼努力撐起儀式的親戚好友，她很想要跟他們說，明明去做愛就能看到老爸了。

過了子時，沒有一絲動靜。又是擲筊儀式，要問阿彬這滿滿一桌的菜色，有沒有滿意、有沒有吃飽、有沒有回來、有沒有在天上很好。

小瑤捏著兩個十元銅板——你還要再纏著我的人生多久？是一輩子嗎？

笑筊。

我每一次性生活你都會出現嗎？

笑筊。

小瑤一把火在心裡燒，你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嗎？

聖筊。

親戚們看到小瑤第三次就擲出聖筊，歡天喜地。阿彬真的回來了，也過得很好、吃得很好，姑姑雙眼泛紅，儀式結束，喃喃自語：「頭七圓滿了」。小瑤看著地上的人頭、十元，才驚覺原來人死後，大家只能相信擲筊，接近死者，因為沒有其他方法了。也許老爸根本沒有回來（畢竟她也沒有擲筊問），還在不知道哪裡飄蕩，就跟招魂那天一樣，都只是活著的人，看到聖筊，自我高潮罷了——

剎那，小瑤想起，原來，與招魂那天相似，她偷偷作弊得來的聖筊，其實說不定老爸的魂根本就沒有「招」回來。所以老爸才會像幽魂，不知道去哪裡，只能擱淺在她的高潮裡。

她躲在角落再擲筊，老爸，你是不是根本沒有回來？

笑筭。

那你在哪裡？

如果魂魄在火化之前沒有機會回來，就再也回不來了，死者的靈魂會被迫停留在人間跟陰間的中間點，真的成了孤魂野鬼。

她握著那兩個銅板，離火化還有五天，內心忽然泛起苦澀，隨即淡淡地想著，反正活著的時候，他早已是一個經常在酒精裡漂泊的老爸，現在死了，成孤魂野鬼也當作報應，剛好而已。

接下來幾天，大家把剩下的儀式辦完。火化時，她平淡地叫出火來了趕快跑，一路靜默地送到殯儀館，在另一個小小的格子裡安置好。這次，真的圓滿了。

離開殯儀館時，太陽快要下山，小瑤跟著親戚們苦悶地吃飯，跟其他桌吵鬧的氛圍不同，他們一臉肅靜，淌著清淡的悵然及疲倦，這十天像是一場混亂又哀戚的夢。姑姑把她送回家裡之前，提醒她進家門前要把當初給她的紅包丟掉，才不會染上一些殯儀館的野鬼纏身。

她推開門之前，從口袋拿出那個紅包袋，正要丟掉時，才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裡頭多了錢——兩個十元銅板。

連手尾錢都給得那麼小氣，她有點好笑好氣地進了家門，客廳悶得像烤爐，看著曾經被老爸與酒精占

據的客廳，如今空蕩蕩。原本布滿臭味的屋子仍有一點點酒氣的餘悸，明明那麼多痛苦的記憶曾擠在這個客廳裡。但現在滿腦子只剩下自己跟爸爸在這個客廳度過的，閒閒散散的暑，她彷彿都還可以看到那裝滿冰塊的水裡，冉冉上升的金黃色氣泡。

很突然地，掀起一陣酸楚，心臟頭一次絞出輕微的痛。靜靜地躺在爸爸的那張軟爛的沙發上。

忽然很渴望高潮。單手開始自慰，只要瀕臨死亡就好了，一次又一次，用手刺激陰部，肌肉不停收縮、顫抖、痙攣，輕聲的喘，潮紅的臉頰夾著汗珠，身體似乎真的要飄起來，軟軟綿綿的，體驗無重力的小小死亡——剎那間一片空白，房子瞬間靜默，老爸不再出現。

汗水涔涔，客廳的電扇微弱地轉，全身黏膩，夏天的夜貼在她身上，喘著氣，把力氣都榨乾了，眼眶倏忽地紅了。眼淚撲簌簌地、嘩啦啦地掉滿了全臉。

小瑤清理完，把褲子穿好，口袋裡的紅包包袋不小心落下，眶噹噹地兩個銅板掉了出來。

人頭，十元。

她憂傷地笑了。一如既往容易安撫，但除了收下這份聖筊，她還能怎麼做？捨不得他無人理會，無條件原諒又心有不甘。

只好，一起去買瓶維大力，這次一人一半。

作者簡介——林儀芸

中央大學英文系畢業，目前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擅長撒嬌與睡覺，還有截稿前一天打給朋友們哭泣說再也不要寫了。

評審意見——劉梓潔

並非往自己臉上貼金，但乍讀〈很小很小的死亡〉卻直覺好像看到了〈父後七日〉加〈親愛的小孩〉。然而，無論是致敬、臨摹或是巧合，〈很小很小的死亡〉都走出了自己年輕且精巧的風格，若寫成大白話的篇名，便是：「我在約炮旅館遇見剛死掉的老爸」。作者將性愛與死亡兩個深沉命題，絕爽鮮活地置入「一邊守靈，一邊約炮」的設計，以父親的「死亡」對應性愛高潮中的「小死亡」。旅館裡的天仁茗茶茶包、童年與父親玩不膩的維大力廣告、臺北車站置物櫃裡的一疊麥當勞折價券，都是厲害的「戲肉」。對一生落漆的老爸是「捨不得他無人理會，無條件原諒又心有不甘」，作者聰明地以「擲筊」收尾，最終只想問老爸：你在哪裡？